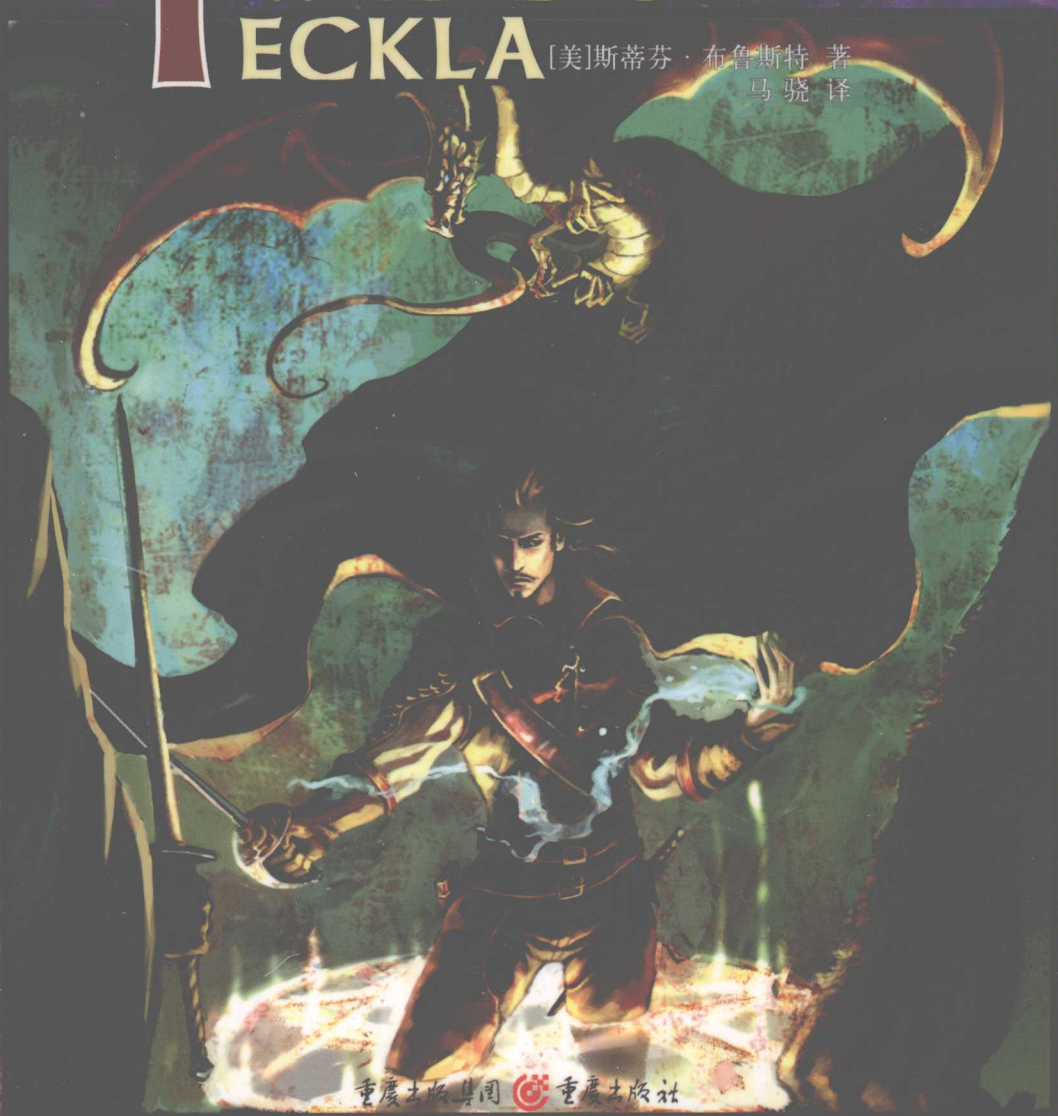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BOOK OF THE DRAGON
—精灵刺客茨瑞格之书—

泽恩 TECKLA

[美]斯蒂芬·布鲁斯特 著
马 骁 译



STEVEN BRUST

THE BOOK OF JHEREG
TECKLA — STEVEN BRUST

— 精灵刺客茨瑞格之书 —

泽 鼠

[美] 斯蒂芬·布鲁斯特 著

马 骁 译

TECKLA by Steven Brust
Copyright © 1987 by Steven Brust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7 by Chongqing Publishing
House
All rights reserved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版贸核渝字 2006 第 5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泽鼠/(美)布鲁斯特 著;马骁 译.

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07.4

ISBN 978-7-5366-8620-5

I. 泽… II. ①布… ②马… III. 长篇小说—

美国—现代 IV. I51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38698 号

—精灵刺客茨瑞格之书—

泽鼠

TECKLA

[美] 斯蒂芬·布鲁斯特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 责任编辑: 邹禾 刘倩

翻译: 马骁 插图: 冯彦

装帧设计: 子唐 责任校对: 廖应碧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海洋电子分色制版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市开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 — 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00mm × 1 000mm 1/16 印张: 13 字数: 199 千字

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4.80 元

如有印装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 — 68809955 转 8005

主要人物简介：

弗拉德·塔托希（弗拉季米尔·塔托希）：

书中主角，东方人，龙蜥族从男爵，亚德里兰卡城一流刺客，擅长剑术和秘术，拥有龙蜥魔宠洛尤希。

卡奥蒂：

东方人，被称作“龙蜥之匕”，曾受人雇佣行刺弗拉德，后因缘际会成了他的妻子。

克瑞加：

弗拉德的副手兼智囊，龙迦人，存在感稀薄，经常会出其不意地出现。

弗朗茨：

城内东方人领袖，因力主改变东方人和泽鼠族的困苦生活而遭暗杀。

帕德里克·凯利：

城内东方人领袖，佛朗茨死后独力支撑大局，曾与弗拉德发生多次争论。

赫斯：

龙蜥族老板，经营整个南区，也就是东方人的聚居地。

阿爷：

弗拉德的祖父，身为术士在城中经营一家小店，拥有魔宠猫咪安布鲁斯。



白冠郡亚德里兰卡城。

龙迦王国首都，也是最大的城市。它就像个具体而微小的帝国，十七家族内部和家族之间的所有琐碎纷争，在这里都变得更琐碎，更毒辣。战龙领主为荣誉而战，尤瑞希贵族为正义而战，龙蜥贵族为金钱而战，玄虎贵族则为乐趣而战。

帝国以公正超然的态度掌控着家族间的种种纠葛，就像角犬族人裁断一场决斗。如果在这些争执中，某些法律遭到破坏，那么受害者可以向帝国申诉。另一方面，龙蜥家族的核心组织始终以非常手段打理家族事务，帝国既不想，也不能把法律和传统强加给这个内部小社会。但有的时候，那些不成文的律条也会被打破。

这时就轮到我登场了，我是个刺客。



序章

沿安当特拉街往前走三个街区，刚出了我的地盘，就有一位占卜师。他身穿翼豹家族的蓝白服饰，就住在面包房上面鸽子笼似的公寓里。从两堵断墙间坑坑洼洼的长木梯走上去，是一扇破烂的房门。屋里的情况跟外间相差无几。就说到这儿吧。

占卜师没什么事，所以我往他面前的桌子上扔了两枚帝国金币，然后往对面的劣质八角凳上一坐。他的样子有点老，可能快到一千五百岁了。

他瞥了一眼我肩膀上的那对龙蜥，还是装出镇定自若的样子。“东方人，”他说，“龙蜥族，我能为您做些什么？”

真聪明！这人是天才。“我，”我对他说，“突然得到了一笔飞来横财。我妻子想造一座城堡，而我可以在龙蜥家族里买个更高的头衔——现在是准男爵，也可以用这笔钱来拓展自己的生意。如果选择后者话，就是在冒险和别人竞争。竞争会有多激烈？这就是我的问题。”

他盯着我，右臂扶在桌上，下巴枕在手上，左手的手指敲打着桌面。他肯定认出我了，有多少东方人能在组织中身居高位，同时肩膀上还落着龙蜥？

占卜师盯了我老半天，最终开口说：“如果您试图扩张自己的生意，一个



强大的组织就会土崩瓦解。”

哦，得了吧。我从桌上探过身去，给了他一巴掌。

“罗莎想吃他，老大。行吗？”

“先等等，洛尤希。别烦我。”

我对占卜师说：“我也看到了一个幻象，在这幻象中你双腿尽断。你说这会不会是真的？”

他嘟囔了两句有关幽默感的论断，然后闭上眼睛。大概过了三十秒钟，我看到他的额头冒出汗珠。接着占卜师摇摇头，拿出一副包在蓝绒布里的纸牌，牌背上画着他的族徽。我最讨厌纸牌占卜师，不觉呻吟一声。

“他可能想玩夏瑞巴牌。”洛尤希说。通过心灵感应，我隐隐听到罗莎的笑声。

占卜师面露歉意，他解释说：“我什么都没看到。”

“好吧，好吧，”我说，“继续。”

经过一番占卜仪式后，翼豹族人试图把纸牌揭示的所有预兆解释给我听。但我说：“只要答案。”他似乎有点不痛快。

他看了一会儿“沧海桑田”这张牌，然后说：“就我看到的预兆来说，大人，您如何选择都无所谓。将要发生的事情，不会因您的决断而有所改变。”

占卜师又略显愧疚地看了我一眼，我敢说他肯定经常练这招：“我已经尽力而为了。”

太棒了。“好吧，”我说，“不用找钱了。”这是句笑话，但我估计占卜师没听出来，他多半还觉得我没幽默感。

我走下楼梯，回到安当特拉街。这条宽阔的街道东面挤满了工匠商店，而西侧只有一些稀稀落落的住家，看上去很不平衡。我朝自己的事务所走去。刚走到一半的时候，洛尤希突然说：“有人正在靠近，老大，似乎是个打手。”

我抬起一只手把眼睛旁边的头发往后捋了捋，另一只手整了整斗篷，以便检查藏在身上的几件家伙。罗莎抓在我肩头的爪子略微收紧，不过还是让洛尤希安抚她吧。干这种活儿，她还是个雏儿。

“就一个，洛尤希？”



“没错，老大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正当此时，一个中等身材的龙迦人走到我身边，身上穿着龙蜥家族传统服饰（如果你在作笔记的话，就记住是灰色和黑色）。中等身材的龙迦人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比我高上一头半。

“下午好，塔托希大人。”他以正确的发音叫出了我的名字。

我随口打了个招呼。此人腰佩轻剑，剑鞘就在我俩之间叮当作响。他的斗篷很大，可以隐藏数十件家伙。我的斗篷里也藏了六十三件。

他说：“我的一位朋友想祝贺您最近取得的一系列成功。”

“替我谢谢他。”

“他住在一处不错的地方。”

“我真替他高兴。”

“也许您能找个时间拜访他一次。”

我说：“也许吧。”

“您想安排一下吗？”

“现在？”

“以后也行。看您什么时候方便。”

“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您说了算。”

我又咕哝一声。也许你没听懂，这小子刚通知我说，他为某个在组织里地位极高的人工作，而这个人也许想让我办点事。理论上可能是任何事情，但实际上我只懂得其中的一种。

我引着那人又往前走了两步，安全地回到自己的地盘，然后开口说：“好吧。”我把他带进一家酒馆。这间店面向前探出，占据了安当特拉街上的几尺空间。这也是手推车小贩讨厌这地方的原因之一。

我们找了张长桌，面对面坐在桌尾。洛尤希替我观察着周围的情况，什么话也没说。

店主给我们拿了瓶上好的红酒和两个杯子。那人说：“我叫巴杰诺克。”



“嗯。”

“我的朋友想找人在他家附近做点‘活儿’。”

我点点头。“活儿”，在这里意味着杀人。“我认识几个人，”我说，“但他们现在都挺忙。”我几周前才刚干了一件“活儿”；而且这么说吧，那件事相当显眼。现在我还不想开工。

“你确定？”他问，“这件‘活儿’很适合你。”

“我确定，”我说，“不过下次吧，好吗？多谢你的朋友能想到我。”

“好，”他说，“下次吧。”

他冲我点点头，站起身，走出酒馆。事情本该就此结束。

维拉啊，先民敬拜的恶魔女神，愿你舌尖的水流变成灰烬。事情本该就此结束的。



耕种日

马拉克广场勒菲罗店铺，侄子和侄女们，洗衣工及裁缝们

寄自：弗·塔托希

加肖斯街17号

请做以下处理：

灰色手工织棉衬衫：除去右侧袖子上的红酒渍，左边的黑油，缝补右侧袖口。

一条灰长裤：除去右侧大腿部位的血渍，左侧的克拉瓦咖啡渍，还有膝盖上的泥。

一双黑马靴：除去右靴尖的红斑，两只鞋上的尘土和煤灰，并擦亮。

一条灰领巾：缝补破口，除去汗渍。

一件单色灰披风：洗净熨平，除去猫毛，刷掉白点，除去蜂蜜油渍，缝补左侧破口。

一块手绢：洗净熨平。

希望能在下一个家庭日送回。

您真诚的

龙蜥族准男爵弗·塔托希（印章）



1

灰色手工织棉衬衫：除去右侧袖子上的红酒渍

夜幕低垂，我坐在家中，盯着窗外黑漆漆的街道，心里想着城堡的事儿。既然我不介意呆坐在屋里，傻看着窗外黑漆漆的街道，那估计我会更乐意坐在城堡里，注视黑漆漆的庭院吧。

我妻子卡奥蒂就坐在旁边，闭着眼睛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我从杯子里抿了一口过甜的红葡萄酒。龙蜥魔宠洛尤希落在餐柜上，他的配偶罗莎站在一旁，俨然一幕司空见惯的婚姻生活图。

我清清嗓子说：“我上周去找了个占卜师。”

卡奥蒂转过头来盯着我：“你？去找占卜师？这个世界是怎么了？占卜什么？”

我回答了最后那个问题：“如果我把所有钱都投进生意里，会发生什么情况。”

“啊！又来了。我猜他肯定跟你说了些模棱两可、神秘兮兮的话。多半是如果你这么干，不出一周就得死什么的。”

“也不全是这样。”我把经过原原本本讲给她听，嘲弄的表情渐渐从卡奥蒂脸上消失。我喜欢看她嘲弄的表情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几乎喜欢她的所有表情。



“你怎么看？”我讲完后，卡奥蒂问道。

“我不知道。这种事你比我更上心：你怎么看？”

她咬着下唇，没有说话。这时，洛尤希和罗莎离开餐柜，飞到走廊后面他们用作私人空间的一个小壁橱里。我压制住随之产生的冲动，不想让自己的行为举止受到某只龙蜥的影响。

卡奥蒂最终开口说：“我不知道，弗拉季米尔。我想咱们只能走着瞧了。”

“啊，又是一件烦心事。好像咱们还不够……”

敲击声突然响起，似乎有人正用一件钝器捶打房门。卡奥蒂和我几乎同时站起身，我抽出一柄匕首，她拿了一对。酒杯掉在地上，我抖抖手甩掉酒滴。我们对视一眼，静静地等待。敲击声再度响起。洛尤希飞出壁橱，落在我肩上。罗莎迫在他身后，大声抱怨着。我正想跟洛尤希说让她闭嘴，但他肯定已经说过了，因为罗莎很快就安静下来。我知道这不是龙蜥族突袭，因为组织不会到家里找你麻烦。但我在龙蜥家族以外也有很多敌人。

我们向房门移动。我站在门把手一侧，卡奥蒂则正对大门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慢慢呼出，手放在门把上。洛尤希全身绷紧。卡奥蒂点点头。一个声音突然从门外响起：“嗨？有人在家吗？”

我愣住了。

卡奥蒂一皱眉头。她试探着叫了一声：“格雷戈里？”

门外的人说：“对。是你吗，卡奥蒂？”

她说：“是的。”

我说：“这是……”

“没事了。”卡奥蒂说。但她的语气似乎不那么肯定，也没有把匕首入鞘。

我眨了几下眼，忽然想到格雷戈里是个东方人的名字，而用拳头捶打房门正是东方人敲门时的习惯。“哦，”我松了口气，大声说，“请进。”

外面的人正要进屋，突然看到我们俩的样子，不禁愣在门口。他跟我一样也是东方人，身材矮小，中等年纪，头发秃了一半，神色有些惊诧。我估计走过房门看到三把匕首指着自已，足以让任何不惯此道的人吓一大跳。

我笑了笑。“进来吧，格雷戈里，”我的匕首还指在他的胸口，“喝点什么？”



“弗拉季米尔。”卡奥蒂似乎听出我话里带刺。格雷戈里一动不动，一言不发。

“没事了，弗拉季米尔。”卡奥蒂用心灵感应冲我说。

“谁没事了？”我问了一句，但还是收起匕首，站到一边。格雷戈里略显局促地从我身旁走了过去。不过考虑到眼下的情势，他的表现还不坏。

“我不喜欢他，头儿。”洛尤希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是个东方人，应该留胡子。”

我没回答，因为就某种程度来说，我同意这个观点。面须是东方人和龙迦人的显著区别之一，因此我才留了小胡子。我曾试过留一把大胡子，但卡奥蒂第二次被胡子扎疼后，威胁说要用一把锈刀把它剃掉。

格雷戈里坐到一张软垫上，我发现他其实是谢顶过早，而非人到中年。卡奥蒂坐在沙发上，已经把武器收好。我拿了点红酒，施了个小小的冷却法术，给每人倒了一杯。格雷戈里点头示谢，抿了一口。我坐到卡奥蒂身边。

“好吧，”我说，“你是谁？”

卡奥蒂说：“弗拉德……”她叹了口气，“弗拉季米尔，这是格雷戈里。格雷戈里，这是我丈夫，塔托希准男爵。”

她念出这个头衔时，我似乎看到格雷戈里嘴角略略一撇。这让我对他更加厌烦。我可以嘲笑这个龙蜥头衔，但不等于别人可以嘲笑我。

我说：“好了。我们就算认识了。那么，你是谁？你试图把我家门砸破，到底想干吗？”

他扫了一眼停在我右肩上的洛尤希，随后把目光移到我脸上，然后是身上的衣着。这种被人评头论足的感觉，可无助于压制火气。我瞥了卡奥蒂一眼，她咬着嘴唇，肯定知道我在生气。

“弗拉季米尔……”她说。

“嗯？”

“格雷戈里是我的朋友。我几周前拜访你祖父时，遇见了他。”

“然后？”



她不安地扭了扭身子：“说来话长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先听听他的来意。”
她的话里略带锋芒，所以我让步了。

“要我出去走走吗。”

“没必要。不过多谢你问起，亲亲。”

我看着格雷戈里，静静等待。他说：“你想让我先回答哪个问题？”

“你为什么不留胡子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洛尤希嘶声大笑起来。“算了，”我说，“你到底来干什么？”

他来回打量着我和卡奥蒂，最后盯着卡奥蒂说：“弗朗茨昨晚被杀了。”

我瞅了妻子一眼，想看看她有什么反应。卡奥蒂略微瞪大眼睛，我决定不要多嘴。

片刻的寂静过后，卡奥蒂说：“跟我讲讲。”

格雷戈里居然有胆子朝我这边意味深长地瞥上一眼。这个举动差点给他找上麻烦。不过他肯定认为我不碍事，所以才会开口说：“他就站在我们租来的会堂门口，检查入场的人。有个家伙从他身边走过，割断了他的喉咙。我听到外面的骚动，赶紧跑了出去。但到门口时，那人已经消失了。”

“有人看清他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不过肯定是个龙迦人，他们长得都差不多。那人穿一身黑灰服饰。”

“似乎是个行家。”我评论道。格雷戈里看了我一眼。你永远不该用这种眼神注视别人，除非正拿着匕首顶在他的喉咙上。我的忍耐力不断受到挑战。

卡奥蒂飞快地瞥了我一眼，然后站起身说：“好吧，格雷戈里。我回头再跟你谈。”

他似乎吃了一惊，张开嘴准备说点什么，但卡奥蒂给他使了个眼色——我把玩笑开过火时，就会得到这种眼色。她把格雷戈里送到门口，我始终没站起来。

“好了，”卡奥蒂回来后，我说，“跟我讲讲。”

她端详着我，仿佛素未谋面。我很清楚，现在最好保持沉默。过了一会儿，卡奥蒂说：“出去散散步吧。”



散步归来后，各种矛盾情绪在我心中激荡不已，这还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。我用光了所有刻薄的问题，又用简洁尖酸的字眼打消了卡奥蒂说话的兴头。结果最后十分钟里，谁都没有说话，就连洛尤希也是。它不时换个爪子捏捏我的右肩，我隐隐体会到它的动作，多少觉得安心。罗莎时而在我们头顶飞舞，时而落在我的左肩，时而落到卡奥蒂肩头，并最终留在那里。亚德里兰卡的空气冰冷刺骨。我打开房门时，城市无尽的灯火在我们面前投下争斗不休的黑影。

我们脱衣上床，几乎没有说话，回答也只用寥寥数语。我失眠了，但又不想让卡奥蒂发现，所以尽量保持不动。我不知道她睡着了没有，至少她没怎么动过。

第二天早上，卡奥蒂比我起得早，提前把克拉瓦咖啡烤熟、碾碎、煮开。我给自己倒了一杯，喝下去，然后出门前往事务所。洛尤希跟我在一起，罗莎留在了家里。海面飘来的雾气浓重清冷，几乎没风，人们管这叫“刺客天”，纯属胡扯。我跟克瑞加和梅勒斯塔夫打了个招呼，坐下来闷头生气。

“打起精神来，头儿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还有事要做。”

“比如说？”

“比如说搞清楚是谁做了那个东方人。”

我思忖片刻。如果你有个魔宠，那么对他置之不理是没用的：“好吧，为什么？”

他什么也没说，但不久前的记忆开始在我的脑海中涌现。卡奥蒂，我在玄虎山与她相会。而在此之前她刚把我杀了（这里有个故事，不过先别管了）；有人试图暗杀我后，卡奥蒂把我拥在怀里；卡奥蒂拿刀顶住莫罗岚的喉咙，解释将要发生的事，我当时坐在椅子上呆若木鸡，无能为力；还有我们第一次做爱时，卡奥蒂的脸。都是些奇怪的回忆——我当时的情绪，正被一个与我相连的爬虫大脑所过滤。

“打住，洛尤希！”



“你说了算。”

我叹了口气：“我明白了。但她为什么非要掺和这种事？为什么……？”

“为什么你不问她？”

“我问了，她不回答。”

“她本来会说的，只要你不那么……”

“维拉在上，我不需要一只龙蜥对我的婚姻提出忠……不，我想我需要，不是吗？好吧。你会怎么做？”

“嗯……我会告诉她，如果我有两只死泽鼠，肯定会给她一只。”

“你真是帮了大忙。”

“梅勒斯塔夫！”我吼道，“把克瑞加叫进来。”

“马上，头儿。”

克瑞加是那种特别没有存在感的人。你可能坐在一把椅子上到处找他，却没发现自己正坐在他腿上。所以我集中精神，盯着门口，终于成功地看到他走进来。

“什么事，弗拉德？”

“敞开心防，伙计。我有张脸要传给你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他照办了。我努力回忆巴杰诺克——就是几天前跟我谈话，说有个“特别适合我”的“活儿”的人。他指的是不是某个东方人？嗯，有可能。他当然不会知道，对东方人下手完全违背了我成为刺客的目的和宗旨。

真是这样吗？脑海中某些醒醒的东西，让我记起最近跟雅丽拉的一次谈话。但我把这事抛在一边。

“你认识他吗？”我问克瑞加，“他为谁工作？”

“嗯。他给赫斯干活。”

“啊哈。”

“啊哈？”

“赫斯，”我说，“经营整个南区。”

“也就是东方人的聚居地。”



“对。有个东方人被杀了。被咱们的人。”

“咱们？”洛尤希说，“谁是咱们？”

“说得好，我会考虑一下。”

“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”克瑞加又提出“咱们”的另一个定义，更让人一头雾水。抱歉。

我说：“我还不知道，但是……死门在上，我知道。但我现在不想谈。你能安排我跟赫斯见一面吗？”

他用手指敲打着椅子扶手，狐疑地看着我。我通常不会像现在这样把他蒙在鼓里，但克瑞加只说了声“好的”，然后就走出房间。

我掏出一把匕首，开始抛着玩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对洛尤希说：“她本可以跟我讲清楚的。”

“她试过。但你总是爱搭不理的。”

“她可以再努把力。”

“要不是出了这事儿，根本就无所谓啊。这是她自己的生活。如果她想拿出一半时间，在东方人区鼓动民心，那是她……”

“我觉得这可算不上鼓动民心。”

“啊。”洛尤希说。

这证明了试图说服你的魔宠会有什么结果。

我真想跳过此后的几天，但好歹也得熬过这段日子，所以就给你讲个大致轮廓吧。卡奥蒂和我整整两天没说一句话。我生气是因为她没说过那群东方人的事，她生气是因为我生气。有那么一两次，我说了“如果你——”然后把嘴闭上。我注意到她满怀希望地看着我，但为时已晚，只能走出房间。有那么一两次，我说了“你就不在乎——”然后又把嘴闭上。洛尤希什么也没说，愿诸神保佑他的心脏。有种事连魔宠也没法帮你的忙。

但一连几天这个样子，实在要命。它会留下伤疤。

赫斯同意在我的地盘见面，地点叫做“露台”。作为龙迦人，他的个头很小，只比我高半头；总是垂着目光，有点害羞的样子。他带了两个保镖，我也带了两个：一个叫棍子，因为他喜欢用棍子揍人；另一个叫光虫，他的眼